



论吴祖光剧作的诗化浪漫主义美学风格

□李琳

吴祖光（1917~2003），江苏常州人，出身于书香世家。自幼接受过广泛而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，青年时期担任过国文教员，也教授过中国戏剧史，且酷爱京剧。二十岁时他便初显创作才华。他以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，先后创作了《凤凰城》、《正气歌》、《风雪夜归人》、《林冲夜奔》、《牛郎织女》、《少年游》、《捉鬼传》、《嫦娥奔月》等剧作。黄佐临曾别具慧眼地指出：“作者（吴祖光）写作的题材广，风格多样——尽管如此，每出戏里都有一种统一的格调，就是字里行间洋溢出来的诗情。”

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到金院本、元杂剧、明南戏、清传奇，中国的艺术，特别是戏剧传统中，都弥漫着浓重的诗的气息，显示着民族的诗性智慧。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和戏剧修养的吴祖光承续了这种诗性智慧。传统文化中的儒道精神及民间文艺的熏陶，共同造就了他的艺术品质，使他的审美情趣、艺术风格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理想色彩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我受的专业教育不多，主要的营养来自传统的戏曲……中国的艺术，多是写意的艺术，如国画，它令人神往的意境，是写实派的画所不易做到的，戏曲也是一种写意的艺术，话剧应当好好向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法学习”。王骥德在《曲律·杂论》里说：“剧戏之道，出之贵实，而用之贵虚。”中国传统戏曲很早就突破了自然主义的片面性，在内容与形式上追求神似意境的表现，大胆地运用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的夸张表现手法，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中，追求形神兼备、情理统一的写意的美学观。这些都对吴祖光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吴祖光以现实主义起步，但写得最好的恰是具有

诗化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品，如《风雪夜归人》、《嫦娥奔月》等。他个性气质中诗人般浪漫的一面，使他不仅是一位戏剧家，更是一位戏剧诗人。他对诗的艺术魅力有着明确的认识：“我还觉得，写戏曲应该学点诗。写戏曲不会做诗，是个缺陷……它要求精炼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包含最大的容量，把一件复杂的事物在两个半小时内讲完。”他的代表作《风雪夜归人》的名字，就引自唐诗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；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的最后一句。整部作品犹如一首工整的唐诗，结构完整而紧凑，情节起伏有致，语言精美而富有个性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吴祖光剧作的诗化浪漫主义美学风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、题材的选择

浪漫主义强调表现情感，在取材上喜欢写人情、民间故事、神话传说及自然，常常采取“历史”的角度来表现爱情、友谊及人与社会、自然的关系。吴祖光的个性与神话传说在浪漫性和想象性上的契合，使他的剧作多以神话传说为主要题材。“中国的流传于民间的神话都是美丽素朴而极富于人情味的。尽管它被讲述于农民村妇之口，表演在乡间的草台班里，平庸而肤浅；但在你用心地解释它发掘它的内容的时候，是常常可能在其中发现真理的，会发现这极通俗的传说里有着惊人的深度的”。面对20世纪40年代的剧坛状况，有着独特艺术追求的吴祖光没有随波逐流，而是从自己的艺术情趣出发进行创造。在剧情构思上，他追求浪漫主义的传奇性，创造出了具有高尚的品格与人生追求的理想化



人物，展现了平等自由、温馨幸福的理想化的人生图景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那故事或许跟祖母讲的不尽相同，然而却是动人的，美丽的，象个迷人的梦。”《牛郎织女》和《嫦娥奔月》堪称吴祖光神话传说剧的代表作。面对“皖南事变”后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与艰辛的生活环境，作为一位正直爱国的剧作家，吴祖光深感苦闷、厌倦。他说：“所谓‘灵感’，实际是一种苦闷……正是怀着对生活的厌倦，对现实的苦恼，所以我写了一个新的天河配——《牛郎织女》。”在这首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中，“织女下凡”的旧文本被创造性地改为“牛郎上天”的新构局，通过描写牛郎所经历的人间——天上——人间的三部曲，吴祖光发掘出深邃的哲理——只有积极、乐观地生活、奋斗，才能实现美好的理想。古老的神话传说也因之被赋予充满理想与梦幻精神的丰富内涵，表现了作者对美和理想的热烈追求。《嫦娥奔月》受到鲁迅《故事新编》中《奔月》的影响，用“射日”象征抗暴，“奔月”象征追求自由，表达了作者的人生理想。

二、对戏剧意象的审美追求

意象，原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。吴祖光对诗一般优美意境的追求胜过了对剧情的真实描写。他的剧作特别注意戏剧意象的营造，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优美的诗情画意和深刻意蕴的境界。例如，《风雪夜归人》中的“风”、“雪”意象，把细节的描写、真实的物象同人物的命运、戏剧冲突等都统摄在这特定的“风”、“雪”之中，营构了富于诗意的幻想世界。特别是剧中的序幕和尾声，作者以浓重的笔墨，极力渲染了“风”、“雪”、“夜”的意象。寂静的夜晚，凛冽的寒风，破败的花园，笼罩在漫天飞雪之中，大地一片洁白。两个可怜的乞儿，高颂着祝人吉祥的乞讨词，那凄凉而充满稚气的童声，像悠远的钟鸣，回荡在沉沉雪夜里，亦回荡在人们的心头。这时，男主人公出现了，在风雪中寻找、挣扎，最后怀着对恋人的无限思念，怀着对往昔时光的回忆，含着一丝圣洁的微笑，静静地倒下了。尾声再现寒风、大雪、暗夜。同样的场景，女主人公出现了，似在呼唤，然后无声地消灭在茫茫雪夜里。整部作品流溢着一股浓浓的诗情，朦胧而含蓄，优雅而淡远。

三、浓郁的抒情性

别林斯基曾说过：如果没有抒情性，史诗和戏剧就会过于平淡，变得对自己的内容冷漠无情。的确，强烈的抒情性，有助于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有助于增强剧情的感染力。在吴祖光的剧作里，同样具有浓郁的主观抒情性。他擅长在特定的戏剧情境中，以诗、歌、舞的交融去创造抒情氛围。在《风雪夜归人》中，在第一幕正戏前魏莲生的京戏表演，就把他红紫一时的得意之情很好地抒发出来。而在第二幕中他决定不再唱戏后，李蓉生边拉胡琴边教他唱《红拂记》：“虽然是舞衫中常承恩眷，辜负了红拂女锦绣年华；对春光不由人芳心撩乱，想起来红颜老更有谁怜？”这段唱词，既十分贴合剧情，又抒发了魏莲生不能获得爱情自由的痛苦心情。

四、充满诗意的语言

运用高度凝炼而又极富包蕴性的语言充当人物台词、独白和旁白，从而去创造诗的浪漫意境，是吴祖光诗化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自然体现。在《风雪夜归人》第二幕玉春和莲生相会那场戏中：“天上有这么两颗大星星！……一个由东边出来，一个打西边下去，两颗星星挂在一个天上，可是一千年过去了，一万年过去了，它们俩从来也没见过面！……我想他们是命苦。是老天爷给安排好了的。什么叫命苦？什么老天爷！我就不这么想！……”在这里，玉春以隐喻的方式表白着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，以平常的自然现象揭示着人生命运的悲剧。天上的两颗星星在天上轻轻地走，一个从东边上来，一个打西边下去，同挂在一个天上，却永远走不到一块儿。这正是男女主人公命运的象征。而这种描写，给人以如览画卷的美感享受。在悲剧面前，一个要听天由命，逆来顺受；一个要顽强抗争，改变命运。这段台词，写得情深意浓，在审美意象中糅合着诗意的哲理。而在《牛郎织女》中，吴祖光更用奇幻的景色、绚丽的色彩及诗一般优美的语言，构筑了虚幻神奇的天庭世界和生机盎然、优美迷人的人世间。

吴祖光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剧作家。他的诗人气质决定了他的剧作从审美精神、创作方法、艺术技巧到语言等各个层面上，都蕴涵着浓郁的诗化特色和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。

（李琳，江苏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）